



龙头新闻·妙赏

《波斯语课》剧照



电影《波斯语课》观后

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一个人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往往会做出许多平时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在危险来临之时会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和惊人的体能等等，但这些都是人类生理机能方面的应激反应。而俄罗斯、德国、白俄罗斯三国合拍的《波斯语课》这部电影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一个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故事的主角在生命受到威胁之时所做出的反应，是创造出了一门“语言”。

念出那些名字 他们就不会消失

□杨英翔

《波斯语课》这部电影从一开始便是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屠杀，生死存亡之际，主角利用一本半路换来的波斯语书籍冒充波斯人逃过一劫，但也因此，他被一名集中营的纳粹党卫军后勤军官选中，负责教对方波斯语。面对自己一无所知的语言，主角不得不凭空创造出一门“波斯语”，于是他开始用集中营中关押的犹太人的名字作为词根，创造出上千个所谓的波斯语单词。最终，当纳粹德国彻底失败的时候，那名纳粹军官记住的并不是能让他逃命的波斯语单词，而是2840个犹太人的名字。

这些年来，反映二战时期犹太人苦难的电影其实不少，而且佳作也不断涌现，按理说，已经没有什么能够给人带来新意的东西了，但这部《波斯语课》却仍然让我感到意外。一方面，是这部电影本身的故事过于传奇，尽管电影在开头便打出了“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字幕，但仍给人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而另一方面，这部电影镜头所对准的群体有些“非主流”，十分值得玩味。

如果要给这部电影找一个关键词，无疑是“名字”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名字就是一个人存在的象征，在每一个

由单词构成的名字背后，都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鲜活的生命，即使有一天，这个人不在，只要他的名字还被人记住，他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证据就不会被抹杀。

看完《波斯语课》这部电影后，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这部电影的主角从头到尾也没有透露出他自己的真实姓名。他在这部电影中所用的名字只是他所冒用的那个波斯人的名字，而他本人的真实姓名却始终没有机会讲出来，可以说他是个真正的“无名之辈”。

而在这部电影中，所谓的“无名之辈”却又并不是主角本人，而是那些上千个跟他一样被关在集中营中的犹太人，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每天沉默地从事着沉重的体力劳动，然后又默默地死在纳粹的枪口下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们是谁？他们叫什么？他们从哪里来？又最终埋尸何处？

没人知道。影片中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在集中营第一次清空后，外出躲避的主角再次回来，在空地上，他捡起一个布娃娃，很显然，这是一个犹太孩

子被带走时丢下的，娃娃上面还缝着一个带“AVIVA”名字的布条。主角撕下了这张布条，他给这个名字赋予了“波斯语”的意义：生命。

而紧接着出现的画面，便是一辆辆载满犹太人尸体的板车，它们驶向焚尸炉，将这些失去生命名字彻底抹除。这才是整部影片最传奇也最让人动容的关键：一个活下来的“无名之辈”记住了2840个曾经活过的“无名之辈”，只要他再次念出那些名字，那些人就不会消失。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句话用到这部电影里，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

以往我们谈论在战争中犯下罪行的人时，谈到的都是那些发动战争和策划阴谋的头目角色；而在以往的相关电影中，担任反派的也往往是那些穷凶极恶丧心病狂的纳粹军官。但我们却往往在这种时候忽略了那些看似平庸，实则是罪恶帮凶的人，比如集中营的看守、运送犹太人的司机、负责按下毒气室开关的士兵等等，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罪恶的帮凶。科赫在这个集中营里，并不是掌握所有人生杀大权的最高指挥官，他只是一名负责集中营后勤的军官，说通俗点，他就是一个管食堂的。我们可以看到，科赫这个人跟以往我们印象中的纳粹军官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从来没有开枪杀过人；他向往自由和平的生活；他爱写诗，爱自己的家人，渴望战争早日结束去和自己远逃伊朗的兄弟一起开一家餐馆相依为命。

但在本质上，他和所有那些残忍嗜杀的党卫军军官并没有区别，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乎其他人种的生命，在他的眼里，除了他们“高贵”的雅利安人种，别的人种都是猪狗，其他人如何屠杀这些“猪狗”他根本就不关心，他关心的是如何给这些人提供精良的食物让他们能够更有劲儿地去杀戮。而本片的主角对他来说，也不过就是一条可以拿来养家护院的狗而已。

在学习所谓的“波斯语”时，科赫不断地赞叹着这门语言真美，甚至还用他学到的这门优美的语言写了一首恬静的诗，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些被他称为优美的单词，实际上却是他所轻蔑和漠视的那些生命名字；那些在他的窗外消失他却漠不关心的名字，却被他不断地记忆和背诵。这是多么的讽刺啊。

在影片的最后，这2840个名字出现了两遍，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果。

第一次出现是在伊朗海关。科赫自以为傲地说着自己学到的“波斯语”，实际上却是背诵着那些在他的帮凶下消失的生命名字，如同冤鬼索命一般，这些名字和它们所代表的冤魂一起，打碎了科赫逃离审判的美梦。

第二次出现，是在盟军的营地中。获救的主角被问道能不能回忆当初集中营里和他一起关押的人们的名字时，主角开始一个个念出那些名字，那些已经刻进他脑海深处，曾经是他保命王牌的名字，随着这些名字的念出，周围的人都安静了下来，他们看着主角一个个地背出那些名字，就像看到那些名字所代表的生命，一个个又重新站在这片土地上，向世界诉说着自己的冤屈。

用同胞的名字编成一门“语言”教给侵略者，可以说这是一种最柔软的抵抗了，甚至根本看不出什么效果。但实际上，这才是最具杀伤力的抵抗，因为它能让那些罪恶的帮凶们一辈子都被这些名字所缠绕，成为他们一生的噩梦，也成为那些冤魂们曾经存在过的铁证。

7
黑龙江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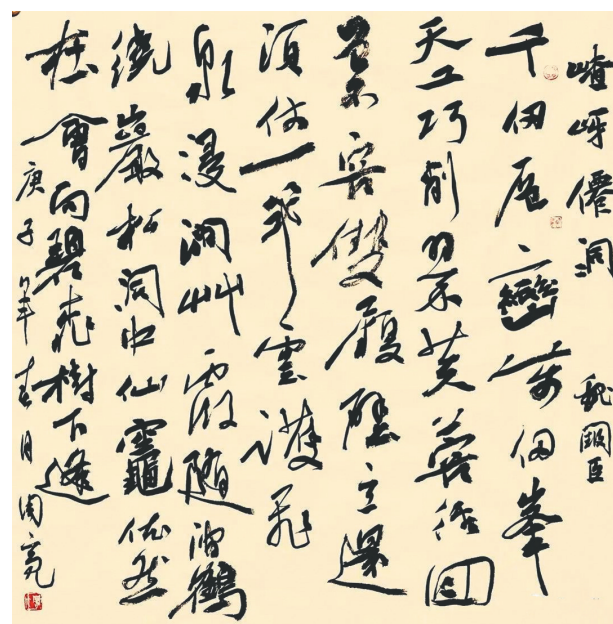
2021年4月16日 星期五

周末
妙赏

责编：曹晖
(0451-84691037)
执编/版式：杨铭
(0451-84655106)
美工：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周亮行书作品《崂山仙洞》



周亮书法印象

线条柔美趣味盎然

□孙毅

我与青年书法家周亮相识于2015年，至今已五个年头。五年时间，也许只是光阴的一瞬，但周亮却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周亮师从龙江书法、篆刻名家葛冰华先生，其书法得葛先生笔意，又有自己的风格。我经常去周亮的书房，看周亮教学、写字，这真是一件让人感到愉快而轻松的事。

周亮的书法，篆书取《毛公》《散盘》，隶书取《西狭》《张迁》《石门》，兼从《郑文公》《张猛龙》《龙门二十品》及钟、王、怀、张法帖取意，近现代篆书也融入其中，其书化方为圆，或取短为长，线条柔美有韧性，古意盎然又趣味无穷。

“金石书派”始祖李瑞清先生有云，求篆于金，求隶于石。神游三代，目无二季。此为学书人奉为圭臬。因“篆籀各随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状，活动圆备，各各自足。”周亮书从篆入，得其用笔，复从帖法取意，融会贯通，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既传统，又现代，别立派帜。

“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有一好索之，便不工也。”我见周亮写字，极为专注而又自然，这不仅心性的修为，也是多年功力所致。

前不久，我请周亮为我书“条达而福持”，作为我的座右铭，也为自励，此句出于《庄子·外篇·至乐》，其云，名止于实，义适乎适，是之谓条达而福持。大意是说，凡事都在其所适合的条件下，自然会有所成。以此为铭，也是希望自己能够知所取舍进退，自然能够做成一件事。

《汉书·贾谊传》引孔子语云，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我以为，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周亮。

权衡此心坐堂奥，领略古法生新奇。周亮已从老师葛冰华先生作品中脱化而出，形成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既有文气，又不失厚重。

周亮隶书作品《文心雕龙选句》

对二元叙述方式的艺术探索

□刘金祥

关于石英摄影散记集

现代摄影艺术在经历了写实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及抽象表现主义之后，逐渐进入简单模仿和机械复制的窘境，换言之，现代摄影及其艺术生命正在走向如何创新发展的新时代。面对这种情形，很多摄影家都在寻找新的表达范式和传递介质。我省摄影散记创作者石英先生，多年来采用图片和文字相融合的二元叙述方式，对摄影艺术表现形式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新的尝试。摄影散记集《石英摄影散记——手机采风50篇》（吾尚智鼎文化公司出版）、《画里画外》（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丁香花开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就是石英先生对二元叙述方式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晶。其中《石英摄影散记——手机采风50篇》一书以智能手机为工具和平台加以拍摄、撰写、传输、合成和播放，是一部具有纪实性、探索性、随意性、趣味性的全新形态的微创摄影艺术作品，刷新了人们对摄影艺术的传统认知，构建出一个精妙唯美的艺术世界。

用镜头发现和记录自然的瑰丽奇滴，用文字描绘物我同体的文明生态，让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理念在摄影与散文的双重旋律中流动和激荡，成为石英先生摄影散记的美学取向。辑录在《画里画外》第一章中的14篇摄影散记，采取特写与侧切交织的手法和技术，将图片和文字组合链接，赋予其形态学意义，从不同视角反映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情境，解读《聚焦伊瓜苏》《圣洁的纳木错》《绿色的日内瓦》和《元阳梯田秀天下》等篇章，不难发现散记中的文字不再是图片的注脚，图片也不再是散文的图解，正是二者的异质同构、互启互补、恰构契合，始终保持一种错位性

的艺术张力。可视性是历史风情存在的逻辑依据，《画里画外》以其对诸多历史风情前世今生的逼真再现，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人们对历史的认知途径，特别是在《圣彼得堡的品位与品味》一文中，作者遴选了13幅呈现历史遗存的图片，使读者窥见作者重新点绘的历史景观，照片和文字互相映照、相互补充，图片因文字的介入拥有更加丰赡的质感。

无论是从空间还是从时间上来说，摄影散记只有直接摄取客观现实中的生活对象，才能使摄影艺术呈现出可感可视的艺术形象。《画里画外》第三章的16篇文章，大都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典型场景进行艺术提炼和美学概括，其中《沃野中的最美的风景》一文，图片疏朗明丽，文字浅白质朴，这种图文并茂、图文共置的艺术格局，表明摄影散记的内容是一种精神化和心灵化的生活。

也许有人说只有攀爬上云南香格里拉才会体验到行云流水，也许有人说只有穿越了新疆伊犁河谷才会感受到万籁俱寂，也许有人说只有行走在吉林长白山松林间才会享受到雾霭缭绕，其实天高地阔的黑龙江可能会让人领略另一番自然的魅力与伟力。石英先生永不停息地用镜头和笔墨记录和呈现黑土地绿水青山的娇娆与妩媚，在《丁香花开时》一书中，作者充分发挥二元叙事的独特功能，铺陈着龙江一簇簇光鲜亮丽的自然景色，述说着龙江一片片辽阔苍郁的原始生态，呈现着龙江一方方醇厚淳朴的风土人情，书中那些定格的一瞬间和灵动的文字，不仅是作者对黑龙江的一种礼赞和褒誉，更是一种对时代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



石英摄影作品



石英摄影散记集

